

我要去航海

□ 全媒记者 程璐 樊雪菲 通讯员 余明霞

“let's go,我们去航海!”7月10日,中国航海日论坛(宁波)组委会在2019年中国航海日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中国航海日论坛主题曲——《我要去航海》。歌词大气深厚,节奏明快活泼,参会记者听后感叹道:“心潮澎湃,激情万分!心里沉睡许久的那个航海梦,又苏醒了。”

这是中国航海日论坛活动举办以来拥有的首支专属歌曲,也是宁波这座古老港城第一首关于中国航海日的歌曲,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中国环球航海第一人翟墨公益出演歌曲MV。



“航海Rap”唱响中国航海日

《我要去航海》并不是一首新歌,2017年航海日之前,它曾火爆网络,并引起航海日组委会的关注。

创作这首歌曲的,不是什么专业团队,而是2个音乐“素人”,2个宁波交通港航人。“我们没学过系统的乐理知识,但有一腔对航海的热爱。”词作者宋兵说,他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从水泥森林里走出来,关注航海、投奔大海,为了理想,为了梦想,奋斗进取,敢于担当,不怕困难与艰险,到达彼岸。

创作的火花一燃即着,宋兵与曲作者吴谈历经三个多月,写了数十个版本,最终定稿歌词,并以rap的形式谱曲,期待“吸引年轻人来参与到中国航海日中来”。

做出demo以后,他们不仅给家人、同事听,还厚着脸皮请专业人士“诊断”,甚至“盲测”给陌生人听。“起初很忐忑,怕大家不认可,直到

有人‘忍不住跟着哼了起来’,心里才‘有了底’。”两人回忆道。

这首充满激情、朗朗上口的歌也引起了2017中国航海日论坛组委会的关注。在这个基础上,2019年中国航海日论坛(宁波)组委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首歌定为主题曲。

每个人心中都有航海梦

“《我要去航海》首先打动我的是歌词,这首歌充满了正能量,激昂励志。”三亚市音乐协会副主席、知名音乐人王安磊通过朋友了解歌曲《我要去航海》的相关情况后,主动请缨参与歌曲的演唱。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航海梦,除了王安磊,还有多名歌手及宁波交通系统的工作人员被《我要去航海》打动,纷纷加入演唱的阵列——

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喀麦隆的阿里(Abri),已在中国生活9年,他会法语、英语和中文三种语

言,上过央视和湖南卫视的留学生节目。“音乐,对我而言,就是一种表达。”参加《我要去航海》的录制,他很高兴,“我是大家的儿子,我要为她歌唱,我希望大家能从我的歌声中听出我对大海的渴望。”

宁波市港航管理局职工吴谈既是作曲者,也是演唱者之一。“歌曲创作、录制的过程,就像航海一样,需要坚持,克服艰难,才成就了这首大家爱听的歌曲。”

演唱者之一张晓宇从歌词中想象到中国航海历史的荣耀,从歌曲旋律感受了大海气势的磅礴,“激励我们积极投身到新的历史使命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担当。”

用音乐的力量传播航海的精神

在《我要去航海》MV中,一个长发、黝黑的汉子格外引人注目,他是被称为“中国环球航海第一人”的翟墨。

谈到公益出演《我要去航海》MV的初衷,翟墨认为,中国是一个航海大国,需要好的载体来推广宣传,拓宽人的视野。“航海精神也是探险精神,我们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拥抱大海,承载历史。”

翟墨曾是一个画家,2007年1月,他从山东日照出发,用两年半

的时间,独自驾驶无动力帆船,横跨三大洋、四大洲,航行三万五千里,华丽蜕变成中国环球航海第一人。

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集体会见了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在讲话中,习近平鲜明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联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

时代变幻,风起云涌。翟墨相信,中国人的海洋时代来临了。“炎黄子孙将会再次回到最初的出发地,重拾应有的辉煌与荣耀。”

怀抱激情,再扬帆起航。今年,宋兵在原版歌曲的基础上又新加了那一段副歌:

生活就像大海,满藏精彩;
穿越迷雾茫茫,总会云开;
不惧惊涛骇浪,征服大海;
理想释放,让我激情澎湃。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大航海时代’,但只要具备积极进取、勇往直前、战胜困难艰险的精神,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都能战胜困难,挺立潮头。”这是宋兵的期待,也是每一个航海人逐梦的方向!

扬帆

“起锚,扬帆!”船长一声号令,水手们开始了崭新航程。每一阵迎面而来的海风都散发出诱人的气息。航行在神秘莫测的大海上,既可以看到最壮美的景色,也难免经历最刺激的冒险。航海是勇敢者的职业,面对海上伤病、恶劣天气、孤独……航海的人有一种英雄气概,他们不畏风雨,避过了一个又一个汹涌而至的惊涛骇浪,向着海面的朝阳前进,他们是海上的勇士。



书香伴我去远航

□ 李仲

我读过不少书,开启心智的过程中,一些读书的经历也同时留存在脑海里。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临近毕业要出海实习,为了打发海上漫长的时光,就买了本《唐人绝句选》装进了行囊。船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我不喜欢打牌,在船上看书就成了不二的选择。我很喜欢看边塞诗,大漠风尘、金戈铁马,虽然寂寥,却充满了凌云壮志,每当读到那些诗句,总会引起共鸣,而那刺耳的柴油轰鸣,也就诗意地幻化成了冲锋的战鼓,让人热血沸腾。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溜。很快我也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小诗:波涛之上是课堂,观天测地斗风浪,晕船呕吐何所惧,胸怀祖国练兵忙。所以说观天测地,因为航海实习,既要训练我们观测陆地上的山峰、灯塔等路标进行定位,也

要训练我们观测天体进行定位。很快,舰上的板报采用了这首诗,广播站也进行了广播,让我好生得意。虽然现在看,这就是首顺口溜的水平,不过确实是当时发自肺腑的心声。

海上航行,很容易感受到大海的波澜壮阔,特别是航行到长江口,看着那些进出的航船,才品出些许“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意境。现在回想,“从无字句处读书”,实践就是最好的课堂。

多年后,我作为教员,又一次参加航海实习。看着那些青春的面庞,依稀找到了当年的我。角色的转变,让这次航海实习轻松了许多,毕竟没有课业负担,闲暇时读书,也就更加惬意,只是人到中年,有了诸多牵挂,夜晚“海上生明月”的场景,总让我想起父母、妻儿。“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旅

人的愁苦,也就不时泛上心头。这时候,我总会仰望星空,茫茫苍穹星星点点,仰望着它们,心胸会慢慢开阔,愁苦也被慢慢抛开。

在船上曾阅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其中不少文章都和航船有些关联,特别是“夜航船”一文,叙述围绕夜航船所发生的诸多故事。古往今来的船客,在这狭小的一隅,都会以闲谈消遣漫长的时日,我们的舱室有4个教员,也是经常夜谈,市井奇闻、读书心得,不一而足。说到兴起,高谈阔论,辩论争执,像极了古时船舱里的士子。言毕,洗漱休息,一夜好觉,直到清晨舰上的广播响起,大家各自起床,相视一笑,又各忙各的去了。

时至今日,随船远航的机会不再有了,但在人生的远航中,我依然在盼望,盼望着多一些如此这般的书香之旅。

誓向大海

□ 张传亮

一心向往海洋的人,有种钢筋水泥的城市中所没有的独特气质。成长为一名杰出的远洋船长,必须历经水手(实习生)、驾助、三副、二副、大副直至船长,环环不落,至少十年。国际上,通称他们为captain、master,他们精通外语、博学世界法律……同时也长期隐身在公众视线之外。正值中国航海日,本期我们将跟随笔者走进中国船长的世界。

● 陈干青 中国近代首位外洋轮船船长 ●

陈干青故居位于上海崇明岛,这里是中国船长的摇篮。1911年,陈干青考取国立商船专门学校。不久武昌起义,学校停课,陈干青响应革命,剪掉辫子参加学生军,之后他重新入学,1914年毕业于船校。当时我国航海主权受英国人控制,远洋轮的船长、大副、二副及轮机长等要职都由外国人把持,陈干青愤归故乡开店经营南货。次年,战争激烈,外国驾驶员纷纷回国,陈干青任华商“升安”轮三副。后又调任“肇兴”“升利”等轮二副、大副,航行于沿海各港及越南、菲律宾、日本、苏联等地,在航海界崭露头角。1921年,陈干青以精湛的业务知识冲破把持海关的外国人的阻拦,任“升利”轮船长,成为中国第一个外洋轮的



陈干青之子陈晓钟讲述父亲生平。

船长,结束了由外国人垄断外洋轮船职务的局面。陈干青之子陈晓钟如今坚守着父亲的故居,子承父业的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远洋船长。站在陈干青纪念碑前,他说,“我在1968年香港远洋刚刚成立时自愿回国,服务于中国当时最大的一条船,就是想为中国航海业争口气!”

● 张启令 原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船长 ●

张启令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老一代的船长,虽然年纪大了,头发须眉雪白的他说话仍掷地有声,“当海员就要跟天斗,跟地斗,还要跟海斗!我曾去过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冰区,那里冰山一座连一座,我也曾驾着第一条挂五星红旗的船到达北美纽芬兰岛的博特伍德港。我常想,如果有机会跟年轻的海员讲一讲我这一生是怎么安全地走过来,我要告诉他们,要把别人的事故当成你自己的事故,把潜在的事故当成真实发生的事故。虽然现在我退休了,如果叫我再往北极走一趟,我也敢去。”



退休多年,张启令再一次在妻子面前穿上心爱的船长制服。

● 胡月祥 原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船长 ●

“右舵十,打到以后,就说十舵右。”“左舵二十……二十舵左。”作为志愿者的胡月祥正在指导上海海事大学附属北蔡高级中学的学生模拟操舵。胡月祥在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任职船长达多年,他从168箱位的集装箱船,一直做到8500箱位的,这个职业的魅力驱使他在船工作多年,出于对航海事业的热爱,也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海员,他退休后仍致力于航海文化的推广。



胡月祥船长在为学生们讲解航海知识。

胡月祥说,“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货物,都是船舶运输的。建设海洋强国大家都知道,但是什么是航海,什么是海员,老百姓大多还不了解。作为一个船长,我有责任做出改变。”谈到海员,他语气激昂地说,“我们抛弃了陆地社会的一切,全神贯注地服务于航海。在大洋上尽管感觉到孤独,但是孤独被责任所替代,因为我们的身上担负着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 刘春华 上海森海海事服务有限公司船长 ●

“每一次上船首先要检查船员证书,全球通用的证书、电子海图培训证书。在油轮或者化学品船上工作,证书很多,一个不落,全部要带上去的。每一次上船,我都要带一些专业方面的书籍,上了船之后还是要继续学习



刘春华出发前在家里收拾行装。

的。”船长刘春华即将被派到HONG LAM(公司)的油轮到东到印度的航线,临行前他在家里整理行装。“注意安全,到了船上有信号了,就给我发微信。”尽管不是第一次跑船了,临行前刘春华的妻子仍一遍遍地叮嘱,“我们俩是高中同学,他上学时理想就是当船长,我一直都是支持他的。”作为年轻一代的船长,刘春华深知船长的责任,“船长是全船的主心骨,尤其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着急在心里,但是脸上绝对不能表露出来。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长期海上生活的锤炼,这既是船长的责任,也是船长的财富。”

别离

□ 李阳波

傍晚时分,云层低空悬垂,港湾上空水气凝重。一艘新漆的船停靠在码头边,网具小山样地堆叠在后甲板上,一位船员俯身在船栏杆上张挂鞭炮,引擎已经启动,系在港边的这艘远洋渔船准备远征了。

陆续驶来的几辆车直接开上码头依序停在船边。船只和码头平行,车辆与码头垂直。横竖之间车上下来了许多人,其中有好几位带着小孩的妇女。

舰甲板伸出舷梯,像船只斜跨在码头上的一只短脚,船舷各两道船缆攀附着码头上的系缆墩,船只上人们正在为出航忙碌,站在码头上的人们与船舷隔着一段距离,就像送行与被送行者之间横切着的一道深壑鸿沟。

码头上送行的人们都半个身影,偶尔有位船员在船舷边露了露脸,匆匆朝码头挥了两下手,又很快害羞地隐没进去。码头上的人踮高了脚跟,恐怕看不见似地急切挥手回应。

相聚的日子多么短暂,当船身漆好,当船舱里装满了新鲜的米粮、蔬果和淡水,别离的秒针便开始一下一下分开船上船下的人。此时,船长登上驾驶室,船员也都就位待命,船和岸的联系只剩下那四道船缆和一座摇晃不定的短舷梯。这趟航期不晓得有多久,别离的这一刻已经迫在眉睫。

船上的鞭炮一起都点燃了;松缆总是比系缆快,船首才侧出,船尾已经挪身向外,青色的硝烟很快模糊了船影。

寒冷的北风趁隙拂上忽然空掉的一段码头。码头上的人手臂还举着,眼泪就不听话地掉了下来,孩子不懂事,绕着频频拭泪的妈妈玩耍。

船上的人们回头看着港口



海里漂浮的蒜苗

□ 宫佳

我是第一次出海,出来快一个月了,对大海的新鲜劲已过,无边的孤寂和思乡之情如同一张看不见的网笼罩着我。

上船前,母亲用月牙镰刀割了几撮水盆里养的蒜苗,包了一顿可口的饺子为我饯行。母亲说,孩子呀,你第一次出远门,还是去摸不到边的大海,脚也踩不到黄土地,要是想家了,或是遇上糟心事,就生一盆蒜苗吧!我笑母亲杞人忧天,我又不是女孩子,怎么会做那么无聊的事!

海上起风了,轮船摇晃得很厉害,我的胃开始翻江倒海,仿佛身上每一个器官都错了位,我把能吐的都吐完了,两条腿轻飘飘的,落不到实处。我看了一眼镜子,摇摇晃晃中,我的脸蜡黄蜡黄的。我开始思念家乡,想念陆地。蓦然,我想起了母亲的话,“遇上糟心事,就生一盆蒜苗吧!”母亲的话如同海上的绵绵细雨润泽了我干枯的心灵。

我蹒跚着去餐厅拿了一个不锈钢小盆,又找到几头已钻出嫩黄色蒜芽的蒜头,把蒜浸入水中。蒜芽开始使劲往上拱,嫩黄色开始变成嫩绿色、青绿色,一点点往高处长。晕船时,我看着蒜苗,蒜苗也看着我。我无言,它也无言。可是,我能感觉我和蒜苗心心相通,它那蓬勃向上的热情感染着我。

乳白色的须根一点点地变长,绿绿的苗儿一天天地茁壮。当我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小蒜苗身上时,我竟忘记了晕船,开始慢慢地适应了船上的生活。

我把长得碧绿欲滴的蒜苗图片发了朋友圈,获得点赞无数,我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希望。这些人不知道这簇蒜苗背后的故事,唯有我知道,未卜先知的母亲把一粒希望的种子种在我的心里,在我遇到恶劣的环境时,那粒种子开始悄悄地发芽,长成青葱,碧绿了这深不可测的海。母亲的叮嘱在大海的故乡触摸到了我柔韧的筋骨。

风停了,海面上又恢复了平静,碧波万顷。我小心翼翼地收割第一茬蒜苗,细细地咀嚼着一棵蒜苗,品尝着朴素的收获。一股绿汁染了我的唇齿,略微有点辛辣,这点辛辣是柔韧的蒜苗的脊梁吧!我把剩余的蒜苗分享给其他船员,大家一起在海面上颠簸,一起经历风雨,患难与共,用心培植出来的蒜苗当然要一起分享。蓝色的海面上,蘸上一丛翠绿,嘴边就有了丰盈,海面上漂浮的寂寥生活就有了生机。

太阳出来了,万道金光照耀着海面,大海还是以前的大海,而我的身边,又长出了新的一茬蒜苗。